

非典型优越者自查自纠报告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s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24605335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24605335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
Category:	M/M
Fandom:	声入人心 Super-Vocal (TV)
Relationship:	云次方 - Relationship , 郑云龙/阿云嘎
Character:	郑云龙 , 阿云嘎
Additional Tags:	Light BDSM
Stats:	Published: 2020-06-08 Chapters: 2/2 Words: 3940

非典型优越者自查自纠报告

by [Lilyyyysroom](#)

Summary

为兄弟就应该两肋插刀，学习做S怎么了？

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[notes](#)

Chapter 1

01

花园里小区12栋三单元0812。

郑云龙盯着短信界面，除了一个时间，就剩这条地址，这是发信人三个月来第一次给他来消息。

说来惭愧，他最近就是跟着剧团的巡演跑，大热天的东奔西走，从刀削面吃到烩面，再就是认认真真跟着排练，一派清静自在的样子，再加上一向不爱说话，心里的叹息和隐隐的焦灼也隐藏地很好。

直到今天看见这条短信。

他其实昨晚就没睡好，演出完紧赶慢赶出来找了个小饭店连无线网，打开看节目，又在网上和人吵架，折腾到三四点才睡，梦里都带着气愤和人挥拳头，起床了把手机凑眼前、时不时跟有刺儿扎自己似的翻出来看，依旧什么都没有。

下午两点多，别看他没劲儿、心情也不好，饭还是照吃，点起花卷配上烩面毫不含糊，吃起来热乎乎满头汗，却感觉手机近乎“美妙”地震动了一下，当即把捧着的大碗放下，两根筷子搭在碗边又取下来，抽了好几张纸巾擦汗擦嘴擦手，再摸出手机，看一眼，再摸一把裤兜，钱拍桌子上就跑了。

从郑州出发，先坐高铁再换地铁，高温和拥挤的人群让他额头渗出一颗颗汗珠、有焦急、却不是不耐烦。

他一边走一边打量：这个小区的绿化面积还不错、交通条件也好，地铁站出来走路只要两分钟就到、小区门口的保安是一组三班，看着和气又负责任，周围大型超市、小菜场、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都很齐全，在这里住着、安家、自此蔓延开另一种生活——

挺好。

一路颠簸周折几乎是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，快到目的地郑云龙反而情怯起来，只好晃悠悠地走，赶了几步跟上饭后遛弯消食的大爷大妈问了路，绕着单元门口的快递柜“转磨”，眼瞅着快错过约定时间，才终于走进电梯。

内部的大镜子诚实地映出这个男人的背影——宽肩长腿，穿藏蓝色棉质T恤衫和纯黑色长裤，赶了那么远的路过来却一件行李没有，手机和一把钱塞在裤兜里就来了，潇洒、又带着明晃晃地理直气壮。

到了门前，郑云龙看见门前踏脚垫右上角一个熟悉的小小鼓包，他当即笑了笑，弯腰翻开地毯拿起钥匙，打开这扇门，这个私有乐园——永远对他开放、永远需要他，永远等待他的光临、奖赏、反客为主的“撒野”，甚至惩罚。

户型不大，一眼能从门口看到过去，狭长的客厅、大开的卧室门，以及在柔软的大床上——一份漂亮的礼物。

阿云嘎此时全身赤裸、半趴着，双手反绑在腰后，腹下垫着两个软蓬蓬的枕头，这让他因跪姿而深深塌下的腰也不怎么酸痛，臀部高高抬起，格外挺翘性感。缚住双手的尼龙绳子在手腕绕过一圈又一圈，打一个蝴蝶结，剩余的绳尾凌乱地搭在腰臀暧昧的交界处，饶是郑云龙已经见过无数次还是会赞叹，惊人的漂亮。

但他并没有走近、与他交谈或是出手爱抚，甚至没对上阿云嘎偏头抛来的视线。他只是反身把大门锁上，在锁舌合拢的清脆声响发出后，屋里的每一个细节似乎被放大，他隔着十几米仍看到床上的人浑身颤抖了一下，像奇妙戏剧的开场镜头。

打量了一下这个房屋的格局，郑云龙抬腿走进浴室。

浴室的洗手台上有一套灰色的家居服、棉质四角内裤、全新的牙刷和口杯，一切都很合他的心意。

当然他本身对生活就没什么要求，一向无可无不可，但阿云嘎给他的却总是最合意的，当然，他合意的并非这些物品，而是更多。

快速地冲凉，洗漱，除了那些特地为他准备的，他还使用了屋主的洗护产品，但颇有些恶趣味地跳过了除须这个步骤，也没有穿内裤。

虽然他动作快，也用了将近半小时，而根据以往，阿云嘎至少在他来之前一小时就捆住了自己，那是他也无法掌握的，独属于他的“等待的乐趣”。

在一动而不能动的每一秒，阿云嘎却知道、并期待着，知道郑云龙正翻山越水，以他为目的地，他等待被赋予数倍的甜蜜、甚至是痛苦。

如果你五点半来，我将会从三点就开始感到幸福。没什么不好理解的，对吗？

他的手臂会越来越沉，膝盖会渐渐无力，但他对自己的“演出”是绝对严苛的，肢体要尽可能舒展、臀部要挺翘，让期待汹涌地涨起来，等待被淹没的时刻。

几近悄无声息的，郑云龙已经穿着棉质拖鞋站在床尾，地灯照出他的影子映在床头，身材高大，肩膀宽阔，背后的一盏夜灯徒劳地燃着，让阿云嘎整个人被他的影子罩住——

像一个忠诚的拥抱。

但他要的更多，期盼地更多：是鞭子还是皮质的拍子，是静默地忍受或享受痛楚还是每一下要说一句“我错了”，在羞恼和令人神往的快慰中获得救赎，他会给予更多惩罚还是仁慈地宽恕？

“呜——”阿云嘎正在畅想不同的美梦，却被右臀传来的火热的痛觉打乱思路，所幸惊呼被迅速压下，只留下半句哼叫。

郑云龙没有说“报数”或“知道错了吗？”，他便极为乖觉地沉默着，一掌、又一掌。

到第十一下，郑云龙出声：“你错了吗。”

仍旧是右臀，每一下都对应一句“我错了”。

忙不迭地说，干巴巴的念白，阿云嘎刻意让思绪停滞，只做出反射性的、拙劣的表演。

郑云龙是再熟悉不过的他这一套的，当下手上加重了五分力气，早已红肿布满指痕的臀部立时通过神经细胞把猛烈的痛觉传到大脑，刻意被压制的恼恨与自厌被生生撕开一个口子。

郑云龙突然停了下来，走到床头柜前面，对着造型过分浮夸的鞭子和拍子撇嘴，却拿起了阿云嘎的手机——

点亮滑开就是微博界面，一个视频似乎被人反反复复地观看，此时继续播放起来，是昨晚在某卫视播出的素人与歌手的合作舞台，当然，伤人的并非视频本身，而是原博的差评和随之蜂拥而来的谩骂。

音量不大，但房间里连呼吸都滞涩了一刻，怎么能不刺耳呢？

手机被放下，音乐却并未停止，火热的痛楚再次毫无预计地到来——

羞耻、痛苦、自厌、热痛，阿云嘎终于放弃抵抗，吐出带着呜咽地“告解”，右臀终于被放过，另一侧开始，三十下。

我错了。

我错了。

我错了。

.....

那些说不出口的、来不及挽回的、无能为力与之抗衡的委屈、伤心、愤怒、恼恨，怎么做都错，成年人的世界没有答案、娱乐圈的难题没有解。

等最后一下结束，阿云嘎忍了又忍，还是掉下来两颗眼泪，随后手腕被松开，他纤细脆弱的脖子被一只大手从后托起来，他仰起头，透过迷蒙的水汽凝望着此刻他的“神”。

他听见——“你还清了，没事了。”

终于，终于。

郑云龙看着他泪痕未干就跌进梦乡，便过去锁上手机、关掉夜灯，再把人用被子包起来，走向卫生间翻出皱巴巴的衣服穿上身，潮湿的汗味几乎熏得他一跟头。

钥匙放在客厅的茶几上，在合上门的前一刻，郑云龙偏过头往里深深地看——

一室黑暗。

正是夏夜，十点多，北京城离熟睡还很远，他在路边商店买了包烟，接着在一个烧烤摊坐下，胡乱点了一气，就着啤酒喝，周围熙熙攘攘，有欢声笑语、火热青春，也有愁闷和牢骚。

他只是饥肠辘辘，似乎饱餐一顿可以消解一波波泛上来的酸苦。

思绪乱飘，不知怎么地想起小时候学《最后一片树叶》，那时候他不知道，在某个阴错阳差的命运里，为了拉住一个人，隔壁森林里的小鸟会拔下自己胸口的羽毛，心甘情愿地顶在风雨里，充作一片永不凋零的树叶。

又想起赶鸭子上架不伦不类的“主仆协议”、在论坛看帖“补课”的认真劲儿、意外得到安抚的口癖、反复升腾又被压下的欲望、以及.....

三个月前梦梦惊怒愤恨的表情。

最后一杯酒喝完，郑云龙起身离开，夜色已浓，睡不着的痴男怨女已经奔赴三里屯，在声色里大醉，稀里糊涂到明天，而他指尖夹着一颗小小的烟头火星，穿过人间烟火，清醒地熬过这个悠长夏夜。

TBC.

一个耳光引发的射精

02

有的事情一旦开始，就是某种疯狂下坠的必然。

郑云龙平时脾气真得特别好，班里都是年轻气盛的大小伙子大姑娘，个性个顶个的狂，平时斗嘴乃至推两把都是常态，但他不，没事就逗大家开心，软乎乎面乎乎，阿云嘎作为班长平日里严肃得不行，听了青岛胖子奶音撒娇也没辙。

相应的，这位非典型青岛小哥心细，别人的话都不听，但就舍不得班长，一来二去俩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，平时练功阿云嘎坐到人背上压筋他都只会呜呜叫，结果现在呢？

阿云嘎跪坐在宿舍的地上，瘦骨嶙峋的穿一件背心都逛荡，撇过脸抿着嘴，左脸颊高高肿起来，浮现出一个巴掌的痕迹。

断掌打人是真疼。

郑云龙的手也在抖，挥出去的力气太大，掌心通红一片。

事情怎么就变成这样？

说起来，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。

阿云嘎不开心很久了。

北京正是雪霁初晴、春暖花开的好时节，但他每天睁开眼都觉得天灰蒙蒙的、身体酸软、精神萎靡，睡不着又醒不过来，什么都吃不下，打了一份饭回来吃不了几口，他又是个不爱浪费的，几次下来索性不买饭了。

可能是病了，阿云嘎这么想，这么告诉自己，然后就没有然后。

去年的今天，阿云嘎可能流干了他这二十多年全部的眼泪，看着字迹模糊的小纸条，听着耳边稚嫩的痛哭，只觉得心被挖开一个大口子，寒风吹彻。

正是饭点，宿舍里就他一个，远处隐隐约约听见球场上的欢腾，是那么的与他无关。

倒是风声，猎猎作响——

草原上的牛羊马死去后，皮肉会被狼或别的什么兽类啃食干净，骨头随意散落，日晒雨淋后形成凌乱诗意的孔洞，被往来的风奏响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奇妙乐音。

阿云嘎听见了，听见那种宿命的呜咽。

他想，自己只是累了，需要在轮回中睡个好觉。

他的灵魂仿佛飘在空中，一半疯癫一半冷酷，“看着”自己拿起精巧的小刀——他的舍友们真得是特别用心的未来艺术家，捡纸壳买美工刀回宿舍做道具，现在也算帮了他。

轻轻地一道，不是很疼，血珠争先恐后地冒出来。

刚划下去他就已经醒了：姐姐的孩子还小，他得好好活、多挣钱。只是有种莫名其妙的兴趣，想知道就这样流血，他会怎么样？

熟悉又陌生的嗓音扯了他一把：

“嘎嘞！今天我给你抢到一份锅包又，快起来吃……”

20岁的郑云龙仗着人高马大分量重在一群饿狼中七进七出。虽然肚子肥但仍然是一个精致的小圆脸，对着食堂阿姨撒娇无往不利，今天也是，吃完自己的饭也给老班长带了一份，酸甜糖醋口他再吃不下也会给点面子。

实在吃不完，他就帮忙扫尾嘛！

兴冲冲打开门，边咋咋呼呼喊话，等看清屋内的场景，他那句话的最后一个“饭”字还没出口，眼泪便紧赶慢赶地跑出来。

阿云嘎，他的舍友、班长、他的安琪，左手拿着刀，右手腕子淌血，指尖都是一片粘稠的红。

他又惊又慌又气，装着肉菜米饭的塑料袋掉在地上也不知道，翻手把门狠狠一摔，冲上前右手大力劈过去打掉那把刀，抖着手从床上拿起枕巾摁在阿云嘎的手腕上，狠力一拉——扎紧了。

期间他一直背着腰埋着头，眼泪却不要钱地往下砸，阿云嘎的掌心被抬起来，正好接住几颗水珠。

伤口被用力按住，痛感第一次清晰地传入大脑皮层，阿云嘎反射性地挣动了一下。

郑云龙却误解了他的动作，大眼睛里燃烧着火焰，眼白部分泛起血丝，浓密的睫毛早就被打湿，整张脸又是汗又是泪，一塌糊涂。

他左手还是紧紧攥着对方细伶伶的手腕子，脑子里全是疯狂的想象，如果晚一点、如果他不在、如果拦不住……

阿云嘎就要永远离开他了，对吗？

啪——！

“施暴者”和承受者都愣住了。

你问郑云龙他是个脾气好的人吗？在此之前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点头，但现在不是了。

阿云嘎低垂着的眼睫毛狠狠颤了一下，瘦削到腮帮子凹陷的脸颊泛起了异样的潮红。

而郑云龙还来不及向阿云嘎解释、道歉，他有一肚子话想说，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、是他不对、不该打他、但他要珍惜自己等等等等。

突然阿云嘎的腰轻轻振动了一下，被郑云龙捏住下巴抬起来的脸，黑亮潮湿的眼睛抬起来又躲闪地向侧撇，是在排练时被老肖骂到臭头都表达不出的娇媚。

在这个诡异的情境下违和又曼丽。

随即，两个男孩子都嗅到了熟悉的味道。

阿云嘎，高潮了。

TBC.

End Notes

有02哦，点“Next Chapter”去看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